

# 派饭

■李培玉

机关干部下乡是党和政府的一项光荣传统,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,从未间断。不同时期的下乡任务有所不同,一般都是围绕当时的中心工作展开。比如,前几年的工作重点在于脱贫攻坚,如今则转向美丽乡村建设。无论任务如何变化,都要求下乡干部与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目前,大多数下乡干部由单位配备炊具,自行准备食材、自己做饭,政府同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。随着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干部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明显改善。

干部下乡的方式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。回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干部下乡实行的是“吃派饭”制度。那时,干部们被安排到村民家中轮流就餐。生产队干部会提前通知村民准备,偶尔也会临时安排,干部们到村民家赶上什么就吃什么,毫不挑剔。村民的生活条件不一样,那些无人做饭的或条件特别困难的村民不会参与派饭。村民总是热情好客,会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来招待干部。无论饭菜如何,干部们都欣然接受,端起碗就和村民围坐一起,有说有笑,非常随和,真正与群众打成了一片。那时的农村饮食普遍简单。早餐多是稀饭和杂馍,配上一碟烧秦椒;中午是面条,若能炒个青菜鸡蛋或凉拌个黄瓜就算不错了;晚饭则通常是红薯茶、煮红薯、杂馍,能有一盘滴了几滴香油的萝卜拌大葱,已属难得。平日里,饭桌上罕见白面馍和肉,更别提酒了。

干部们恪守纪律,饭后自觉掏出四两粮票和两毛钱作为伙食费交给村民。这些钱虽然不多,但

于当时物价水平,基本能够抵偿饭食。但这对于干部而言,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上世纪 60 年代,普通干部月工资约 20 元,上世纪 70 年代,月工资约 30 元(公社书记月工资约 35 元)。他们的口粮标准为每月 29 斤,下乡期间可增至 36 斤。如果每天都在村民家吃饭,按一天 6 角钱计算,一个月就要 18 元。那时的干部们还要养家糊口,非常不容易。他们每天不仅要开会,还要参加劳动,十分辛苦。但是他们与村民关系融洽,毫无隔阂,深受大家尊重。

干部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,对每家每户的情况都非常了解。谁家几口人、养了几只鸡和羊、生活有什么困难,甚至连锅灶门朝向,他们都一清二楚。他们不仅积极宣传党的政策,提倡大公无私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,还不定期组织忆苦思甜活动。在这些活动中,干部亲自带头吃麸子馍、喝野菜汤。当有人声泪俱下地诉说旧社会的苦难遭遇,他们会提醒大家牢记阶级苦、不忘民族恨,时刻保持清醒头脑,不断提高思想觉悟。

那时候到我家吃饭的干部比较多,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周的干部。后来才知道,他是公社组织委员,大家都叫他周部长。他年近 40 岁,个子高高的,常穿一身中山装,上衣口袋别着一支钢笔,手里总拿着个半旧的公文包。他说话时总是和声细语,让人倍感亲切。周部长在我家吃饭的那段日子里,不但耐心地辅导我功课,更在我性命攸关的时刻救了我。那是 1964 年春节过后,13 岁的我独自背着书包步行去县城上学。由于要走将近 40 公里路,我一大早就得出门,要走到下午才能到学校。有一天早

上,我在亲戚家吃了些剩饭就去上学了,谁知走到半路突然肚子剧痛。我强撑着往前走了一段路,疼的实在走不动了,只能蹲在路边,倍感无助。就在那个时候,周部长骑着自行车和同事去县城开会,看到我蹲在路边,立刻下车询问。了解情况后,他二话不说就把我扶上自行车后座,直奔县医院。医生诊断我是吃了变质的食物导致中毒,如果再晚来一会儿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周部长的及时相助,让我躲过了一劫。这件事,我一生铭记。后来听说他调走了,至今不知他身在何方。

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,干部下乡的用餐方式逐步转为自行解决,但这并未影响他们深入基层、服务群众的热情与决心。干部们依然坚持为村民办实事、办好事,全力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,建车间、传技术、修路、植树、清理垃圾等等,一桩桩惠民举动,得到广大村民的认可。如今,在广大乡村,干部们继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、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,党群关系更加紧密,政府各项工作高质量落实落地,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。



## 小小 说

# 老张的牡丹

■董凤

老张家住颍河畔,姓张名放。年轻时做事,不仅放得开,也放得下。

最初他写诗,写得是既奇绝有灵气,又豪放有希望,后来突然来了句:“竹风清清,文学的天空,我将走失行踪!”便沉迷进了水墨丹青里。

在水墨丹青里,他独爱画牡丹。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,他画牡丹刚声名鹊起,又乍然来一句:“朗月静寂,国色天香的世界,我将辍笔修行!”遂自此销声匿迹。

很多年不见他,许多人便揣度他遁入了空门,也有人认为他黔驴技穷。可有一年老张再次出现,在艺术界引发轰动。

他画的牡丹,也是那枝,也是那叶,也是那花瓣,却让人过目不忘、心灵震撼。

有人说,猛一看老张的牡丹,就如一个鲜活的、灵动的生命立在那里,让人感受到无限的祥瑞;有人说,看到老张的牡丹,就如猛然遭遇灵魂知己,让人有种说不出的赏心悦目;也有人说,面对老张的牡丹,就如瞬间得到了某种抚慰或洗礼,生活中的烦恼和不如意顿时荡然无存……然而,老张的牡丹画展刚办完,他孙儿也刚满月,一直为他默默付出的妻子,却轰然倒下,离开了人世。

老张认为,是自己沉迷牡丹太深,对不住妻,留给了妻太重的担子,才使妻过早离去。为了弥补家人,他便撂下笔,做起了“家庭主妇”。

每天,他一睁眼,就开始忙活一家几口的一日三餐。过去,他很少做饭,也很少做家务,生怕做的饭不好看,味道做得不好吃,也怕营养不均衡,便整日揣摩捣鼓,怎么做才能好吃又健康?怎么做才能让儿媳满意,儿子爱吃,孙子见了流口水。还别说,这样时间久了,他不仅练就一手好厨艺,就连洗衣服收拾家务,也比别人干得漂亮。

只是,菜摆到桌上,总少不了一盘雕刻精致的牡丹花。红萝卜雕刻出来是红色牡丹,白萝卜雕刻出来是白色牡丹,还有用红薯、洋葱和各种水果雕的牡丹,总之五花八门。老张总是说,他做完家务,坐那里闲着无趣,不知不觉就摆弄出这玩意儿来。

老张的儿子知道老张是放不下心中的牡丹,后来眼看着自己孩子大了,上幼儿园了,就在别处买了一套房,说是一家人两边住,其实是为了给老张一个画牡丹的空间。

老张一个人住着一大套房,并没就此拾笔再画牡丹。他没事就喜欢去附近的公园转转。公园是各类人休闲聚集的地方,里面不仅有耍各种小把戏儿的,也有吊嗓子的、练武术的、写字画画的。当然少不了

画牡丹的。老张喜欢看人画牡丹,却总是无话,常难得有一个笑脸,更不会碰那纸墨笔砚。

老张的儿子见老张一个人过得苦闷,便想着帮他找个老伴。问和老张走得近的一位朋友,他说:“你梦姨最合适!因为他们都喜欢画画,还是要好的朋友。”

老张的儿子找到梦姨,把老张消沉落寞、再不摸笔墨画牡丹的情况说给梦姨,请她去公园劝劝他父亲。

梦姨听了老张儿子的话,第二天就让人搬了一个画桌过去。桌上摆放的牡丹图只画了一半。

那天,老张去公园散步,见画桌上画了一半的牡丹雍容华贵、润泽脱俗,旁边却不见人,便好奇地走过去,画旁一张纸上写着:“你的牡丹才画一半,怎么能丢下笔,说不画就不画了呢?”

老张顿时怔在那里。

这时,梦姨从不远处笑盈盈走出。

老张惊道:“怎么是你?”

“怎么不能是我?”梦姨嗔道,“我的牡丹只画了一半,正为难下一半该怎么画,要不你接着画下去,我跟着学习?”

自此,公园的一角,便常见老张挥毫作画,梦姨在边上研磨学习。那牡丹的花蕊里,全是鲜活的、灵动的、祥瑞的心心相印!